

偽經考



卷一



偽經考





新刊

44521

偽經考卷五

漢書儒林傳辨偽第五

歆修六藝略既盡竄偽經徧布其中矣無如偽書突出師授無人將皆疑而莫之信也於是分授私人依附大儒偽造師傳假託名字彌縫其隙密之又密所以深結人信者在此然范升已謂左氏師授無聞矣案經久遠無不破露今發其覆作偽之勞不足供一晒也獨是毛亨毛萇以無是子虛竊兩廡特豚之祀崇德大典等於兒戲劉歆有知應笑天下愚儒固易欺給耳今將其偽造源流條辨於左

南海康有為更姓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





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戾陳好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世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

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毆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功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



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儒林傳文大概用史遷之舊而稍加增竄一事綴周之禮史記無此語十七篇蓋孔子所作非周禮也歆欲藉以實周官耳二事蓋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爲之傳史記孔子世家有此語無爲之傳字易辭皆孔子作歆欲改爲文王作上下經孔子作十翼故云爲之傳此微意而暗竄於此者三事六學從此缺矣秦焚六經未嘗亡缺辨見前歆既杜撰於此復竄史記中以實之四事六經之序先詩次書次禮樂以易春秋終之辨見前歆既思易舊說於七略改之今復改云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乃及詩所以遂其說也然不敢遽及古文諸僞經亦可見其有畏忌之心或忽略之意諺所謂千虛不如一實也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

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大中大夫齊卽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

傳稱田何授雒陽周王孫丁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按周



王孫名氏不見於史記而丁寬讀易精敏學成東歸何至日易以東矣是寬已盡何之道為傳道弟子餘子莫及周王孫古義其傳自何耶則寬當知之其非傳自何耶則正如趙賓之小數隱士之異說寬為何高弟豈有為所惑而從而受之之理推其特提古義二字實欲託於本師以為其費氏之根柢其他或當有傳費氏源流文隱不可見耳藝文志首列易傳周氏二篇楊何王同丁寬皆在其下猶羣經之皆先序古文經也又有蔡公二篇注云事周王孫蔡公無名字爵里猶毛公貫公膠東庸生也何之古義不授諸王同丁寬服光而獨授諸周王孫猶孔安國之古文不授諸兒寬司馬遷而獨授諸都尉朝也古五子十八篇古雜八十篇之目及漢書律歷志所引古五子之文皆所偽造以映帶古學者其作偽同一術也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邱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

學廢不教授及梁邱賀為少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郎那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郎那那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

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茲也



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切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邱賀字長翁郎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合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歐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張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大夫給事中

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郎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爲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邱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宏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按傳深詆孟氏學之矯誣以爲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獨傳者又詆京焦爲隱士之說而託之孟氏異於田何近人惠氏棟王氏鳴盛張氏惠言主張漢易者皆詆班固不通用梁邱賀之單辭皆非實錄惠氏並主張趙賓改箕子爲蒞滋而又自改爲其子讀爲亥子見周易述其妄不待言番禹陳氏禮又主費氏諸家之辨雖有是非皆未中肯綮也卦氣消息之說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以乾坤二卦附之於六十卦之列分主六日七分其於聖人首乾坤爲天地之義似有難解然所出甚古西漢緯書及經說皆然蓋孔門有是戰國儒術既絀儒者無由自進言仁義則人主憚聞之而禍福吉凶者人主之所畏也故說春秋者附會災異說尙書者附會五行說易者附會陰陽以聳動人主而求售其術自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史記孟子荀卿傳爲陰陽消息之學所萌芽及秦皇漢武好神仙禱祠方

士並進故史記封禪書稱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無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之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今以漢志考之易家有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輪五篇圖一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輪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輪之祥瑞此已爲京房災異所始矣陰陽家有宋司星子韋三篇公禱生終始十四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雜陰陽三十八篇五行家有泰一陰陽二十三卷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太元陰陽二十六卷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陰陽五行時令二十九卷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鍾律災應二



十六卷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黃鍾七卷  
刑德七卷著龜家有周易三十八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於陵歆  
易吉凶二十三卷易卦八具等書實其所祖本爲陰陽占卜之書  
諸儒欲以術動時主故附之入易義耳於是大儒若董仲舒亦專  
以災異說春秋傳開陰閉陽以求雨開陽閉陰以止雨之術春秋  
求雨止蓋或有別傳後儒爭以說動人主眚孟言大石立僵柳起  
漢當傳國雖被誅而宣帝既立事有徵驗子亦爲郎夏侯始昌明  
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其族子勝從始昌受尙書  
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昌邑王數出勝當乘輿諫曰天久陰而不  
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  
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  
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  
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京房說長於災變

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好鍾律知音聲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  
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翼奉  
以五際說詩俱見漢書眚兩蓋以占驗禍福動人主漢時五經家  
夏侯京翼奉傳皆然京房應時而起託之於易以行其說或孔門有是而附益之

蓋本五行家災異占驗鍾律消息而作其稱焦延壽者是否假託  
未可知漢人欲行其說無不依託於經如公羊傳之母以子貴左  
氏傳之其處者爲劉氏皆漢儒竄入以重其經猶佛氏之起以咒  
術治鬼神猛虎毒蛇於是人皆敬畏之而其道以行傳錄錄所載  
二十八祖及晉之佛圖澄梁之陸法和皆是今西藏紅教猶其緒  
餘開國之始神叢狐鳴西漢災變之學亦其類也至於王莽尤尙  
讖學光武染其餘風以讖立王梁爲司空桓譚鄭興攻讖則譴責  
楊厚郎顛占驗有應則尊顯無倫史記六國表引或曰東方物所



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魏  
相稱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其說所  
出源流深遠然仍是讀易別錄之書於聖人之經無預焉唯與說  
卦震東方也離也者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  
其義同於是為孟京學者藉口之祖唯法言問神篇易損其一蠹  
者知闕焉論衡正說篇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  
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  
所謂逸易隋志以為即說卦此楊雄王充所見西漢舊說則說卦  
必焦京學者所傳授易緯乾鑿度稽覽圖或為其學者所附會其  
消息辟卦並同五行家有鍾律消息則消息二字所本或亦本為  
易義也張衡謂緯書起於哀平間則易緯固在京房後其用京易  
無足疑也故後漢書方術傳曰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  
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益可見為數術雜占之學

孟京俱言卦氣消息辟卦雜氣

李鼎祚周易集解惠棟易漢學所引可見

則孟京二家

似出於一然孟氏實有出於田王孫者漢書藝文志章句施孟梁

邱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何者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

京房六十六篇此則易家候陰陽災變孟氏傳之焦京或焦京所

託今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是

焦循易圖略亦有此說

若虞氏自奏稱五

世傳孟氏易

見三國志本傳注

而納甲之說全用參同契自奏言郡吏陳

桃夢道士子臣易六爻吞之

見三國志本傳注

誕妄無稽然益見仲翔得

自道士異教之學惠棟張惠言等知辨宋人先天之圖出於道家

不知卦氣納甲之圖亦出方士道士之所傳齊楚佩劍皆未得也

然源流既遠且西漢博士之說非劉歆所偽別見易漢學辨今不

詳

孟易雖言災變然梁邱賀以筮近幸與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諸人  
正同是賀亦候災變不獨喜有之賀安能以改師法責喜傳云云



者蓋西漢以後施梁邱稍微而孟京最盛歆欲以費氏奪而易之故誣辭巧詆耳觀其下云劉向以為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則不以為孟氏異於施梁邱氏而僅以為京氏異於孟氏蓋前主攻孟後主攻京攻京之時並忘其攻孟之言矣矛盾如此豈不哀哉又歆欲代孟京之統故以孔子十翼厭勝之而痛詆災變之非其繼不能遂乃襲取其說而改其面目敷衍支離抑又甚焉是心勞日拙之明效矣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郎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康以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

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費氏易為劉歆偽撰辨見前其云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考後漢書儒林傳陳元鄭眾馬融鄭元荀爽皆傳費氏易者今以周易集解考之其說採卦氣消息辟卦世應飛伏鄭氏獨傳爻辰主分野互卦之說按分野之說周官左傳國語有之雜見於漢書天文地理志並移以說易皆歆所創也錢氏大昕曰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受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潛研堂文集答問得其所自出矣經典釋文序錄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則費氏有說明矣其所偽作費氏易蓋

深攻孟京力主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上下經據孔子以折諸家又因繫辭而造之卦互卦之例荀悅漢紀云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



化之義以十篇雜竄之於左傳又竄之於史記以易舊說如左傳  
之文解說經意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若  
是者數條又凡卦筮須有所指周官左傳國語並言分野故又以  
分野之說竄入卦筮然則費氏章句周易分野皆歆所作於七略  
奏上之後故七略無之或歆自匿其章句授之弟子而不著之歟  
王弼之易亦出費氏蓋弼祖其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上下經  
之說故掃盡象數獨標卦爻承應之義其說大行以傳此言爲之  
本故也是至於今猶歆之偽易也然易之經文亡恙以爲脫去無  
咎悔亡特歆崇古抑今之偽說耳以彖象繫辭說易還孔子之舊  
義雖出劉歆之說然歆內主張爻辰分野以爲卜筮十翼解經特  
其假借之言實非歆學也且實光明無弊不必以人廢言於今學  
掃說卦之僞文於古學刪康成之野象歆矯僞六經之罪於易差  
可未減乎至十篇之說史記不著孔子世家及說卦蓋劉歆竄入

者序卦雜卦二篇義理薄淺王充隋志以爲後得雜卦師衆也比  
輔也震動也遭遇也與歆僞爾雅合蓋亦歆所僞造者爾後十翼  
之說所由出也與高氏易辨見藝文志

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  
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  
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  
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  
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  
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  
歆爲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  
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  
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



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古文之僞辨見藝文志其傳授源流亦歆僞託也史遷所引篇目無一出今文外者今史記所說與今文無不合者其僞決矣孔安國授之兒寬今文歐陽大小夏侯皆出於寬則皆出於安國何歐陽大小夏侯無一人聞十六篇之書說而都尉朝獨聞之何安國之偏而都尉朝之幸也邪博士同出一師而百餘年無一人說及古文及都尉朝事何其疏也安國傳寬寬傳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猶當宣帝時爲博士論石渠高三傳乃至龔勝則八傳矣見儒林傳又安國再傳爲簡卿三傳爲大夏侯勝五傳乃至孔光見儒林傳又安國四傳爲小夏侯建七傳乃至趙玄見儒林傳玄哀帝時御史大夫孔光爲太師是時名儒光祿大夫則安國八傳之龔勝也以今學經八傳而至勝都尉朝再傳而至胡常卽當哀平之世矣卽云老壽何相去之遠乎徐敖者則傳毛詩之人王

璜者則傳費氏易之人胡常者又傳左氏之人蓋皆歆私人也僞撰姓名亦不能多撰慮其洩漏故於古人則河間魯共孔安國於時人則胡常徐敖王璜並徧傳古學諸經者但安國之本出於共王不識河間諸古文經齊魯諸儒何遂無傳耳作僞終有彌縫不密之時也歆爲國師璜暉貴顯此其昭昭也胡常徐敖惜不及少待然陳俠蕭秉皆爲王莽講學大夫蓋傳其學無不貴顯者歆蓋假借莽力以行其學者也漢世尊經故多僞經之人河內女子之說卦泰誓逸禮爲之始張霸百兩爲之中劉歆述其餘風爲之終而集其大成云霸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者實則歆采霸僞書而作書序並竄之入左氏傳耳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史記河間獻王世家儒林傳無毛詩此是鐵案南山可移此文不可動者也歆爲漢書處處稱獻王所以實毛詩周官之事辨見藝文志其云毛公者真託於無是公者也毛公定樂而毛詩乃不知詩之爲樂章以草蟲入於采蘋采芣之中又以楚茨甫田爲刺幽王投壺雅歌詩有伐檀白駒而毛公不知惡在其傳詩乎徐敖受尙書於胡常常是成哀間人而爲毛公三傳弟子考之三家之傳皆七八傳乃至王莽世蓋作僞者仍不能妄援廣引也移博士書云博問人間唯有趙國貫公殆卽長卿又以爲傳左氏傳者皆歆杜撰也徐敖蓋歆私人受歆僞經者後書稱謝曼卿受詩於陳俠此歆所傳者歆其詳見毛詩僞證若毛公分爲二人有大有小名亨名長又名萇此則歆之重僮又歆所未知者

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郎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宏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



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劉氏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張蒼傳曰好書律術曰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術曰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曉而尤邃律術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術事而已不聞其修左氏傳也蓋歆以漢初傳極羣書者唯張丞相而律術及譜五德可附左氏故首援之賈生傳曰能誦詩書屬文曰頗通諸家之書而已亦未聞其修左氏傳也蓋賈生之學疏通知遠得之詩書修明制度本之於禮非章句訓故之學也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痺篇一事喻誠篇一事退讓篇二事皆與左氏不合唯禮容篇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國語耳蓋歆見

其偶有引用卽誣以爲爲左氏訓故授趙人貫公又曰當孝文時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貫公當卽毛公弟子貫長卿歆所云貫公遺學與祕府古文同者也曰賈生弟子則誣矣張敞傳曰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其所陳說以春秋譏世卿最甚君母下堂則從傳母皆公羊義非尹氏爲聲子崔杼非其罪宋共姬女而不婦之謬說也蕭望之傳曰治齊詩曰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其雨雹對以季氏專權卒逐昭公伐匈奴對以大士句不伐喪亦皆公羊義石渠禮論精於禮服未聞引左氏也善左氏薦張禹亦歆附會要之此數公者於春秋國語未嘗不肄業及之特不以爲孔子春秋傳耳歆不託之名臣大儒則其書不尊不信也

按歆古文之學其傳授諸人名皆歆僞撰而其發端則自左氏始左氏書藏於祕府人間不易見自非史遷劉向之倫不可得讀也漢世重六經以春秋爲孔子筆削尤尊之於時公羊盛行穀梁亦



賴宣帝追衛太子之所好得立於學歆思借以立異校書時發得左氏國語乃引傳解經見楚元王傳自爲春秋之一家劉歆校書爲王莽所舉尹咸校數術殆黨附於莽歆者房鳳則王根所薦者王龔則外戚非經師也是四人者共校書鳳龔所校不知何書尹咸校數術其經術不如歆可知歆又挾權寵故房鳳王龔尹咸咸附之也孔光龔勝師丹皆大儒知其僞故不肯助也考孔光號稱依阿而不肯助蓋光曾叔祖安國祖延年父霸爲孔子傳經之世嫡未嘗聞此故不肯助也若孔氏確有古文安得不助歆哉諸古文爲僞經此可爲一鐵案也師丹劾之公孫祿以爲顛倒五經誠不妄矣歆旣以左氏附於尹咸故託所出於尹更始所謂章句者蓋歆所僞託也因僞造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又託賈誼爲傳訓故所云貫公者歆移書所謂傳問民間唯趙國貫公學與此同也所云河間獻王博士則獻王傳所謂立左氏春秋博士移博士書所謂

皆有符徵外內相應也所云貫長卿者卽傳毛詩之人也所云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者猶孔安國尙書遭巫蠱難未及施行蓋實無其事也所云胡常者傳庸生之古文尙書以授傳毛詩之徐敖者也常又從江博士受穀梁授梁蕭秉君房其果有是人爲歆之所付囑抑爲歆僞託皆不可知要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猶言毛詩本之徐敖護敖皆爲歆私人而已本之劉歆則自不能誣耳歆諸經皆託之於人唯左傳則任之於己以左傳爲歆立僞經之根本故不能託之人也考胡常無論爲真與否卽以此傳質之其弟子蕭秉爲莽講學大夫與尹咸翟方進並受左氏於尹更始則是元成間人與歆同時者也徐敖從之受古文尙書益少後矣胡常於安國古文自都尉朝膠東庸生本三傳於貫長卿春秋左氏傳自張禹尹更始亦三傳徐敖旣後於胡常敖傳毛詩自貫長卿下僅解延年一傳抑何其乖舛乎合而觀之其作僞之迹故爲



錯互如見肺肝矣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之學恐亦劉歆所偽爲也傳文敘穀梁氏之學忽插入尹更始房鳳之左氏恐亦歆之原文而自房鳳字子元至青州牧或孟堅因而添入者歟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寤盛支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一經之說至於百餘萬言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字繁冗至此其去丁將軍之易說僅舉大誼申公之詩訓猶有關疑滋蔓支離抑已甚矣楊雄法言曰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聲悅寡見蓋爲通人所厭久矣歆窺見此指造作古文而掃除今學

杜賈扇其風馬鄭揚其波迄漢晉之間今學盡滅下迨唐宋掃地無餘昔之數百萬言者穿穴於遺文中僅得萬一雖歆僞亂之罪固不容誅亦祿利之徒不知大誼繁其章條穿求崖穴有以貽口實而藉寇兵也嗟夫西漢學者饒饒自尊之時豈知百餘年間之亡滅哉今之學者尊聖人之經而不求之經緯天人體察倫物之際而但講六書動成習氣偶涉名物自負蒼雅叩以經典大義茫乎未之聞也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治學篇迂滯若是欲不亡滅其可得乎此亦識者所爲遠念也



偽經考卷五終

門人新會梁啟超

順德麥孟華初校

門人番禺韓文舉

南海陳千秋再校

門人新會林奎

東莞張伯楨三校

偽經考卷六

南海康有為更姓學

漢書劉歆王莽傳辨偽第六

王莽以偽行篡漢國劉歆以偽經篡孔學二者同偽二者同篡  
 偽君偽師篡君篡師當其時一大偽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  
 然歆之偽左氏在成哀之世偽逸禮偽古文書偽毛詩次第為  
 之時莽未有篡之隙也則歆之畜志篡孔學久矣遭逢莽篡因  
 點竄其偽經以迎媚之歆既獎成莽之篡漢矣莽推行歆學又  
 徵召為歆學者千餘人詣公車立諸偽經於學官莽又獎成歆  
 之篡孔矣篡漢則莽為君歆為臣莽善用歆篡孔則歆為師莽  
 為弟歆實善用莽歆莽交相為也至於後世則亡新之亡久矣  
 而歆經大行其祚二千年則歆之篡過於莽矣而歆身為新臣  
 號為新學莽亦與焉故合歆莽二傳而辨之以明新學之偽經



二云

劉歆傳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  
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  
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  
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  
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  
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  
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  
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  
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  
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邱  
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

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歎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  
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  
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旣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  
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  
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  
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  
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  
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  
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  
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  
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  
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



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

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續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墮於地



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按班固浮華之士經術本淺其修漢書全用歆書不取者僅二萬

許言其陷溺於歆學久矣此爲歆傳大率本歆之自言也左氏春

秋至歆校祕書時乃見則向來人間不見可知歆治左氏乃始引

傳文以解經則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節左緣左爲歆改左

氏明證此必叔皮及西漢遺老之言則從前傳不解經可知若如

別錄經師傳授詳明如此見左傳正義一則向不非之而不待歆校書乃

見矣知別錄亦僞書也云歆從尹咸翟方進質問大義此與儒林

傳敘左氏師傳自賈誼至尹更始皆歆僞造淵源猶古文書之孔

安國都尉朝毛詩之毛公貫長卿解延年徐敖也按翟方進傳云

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又云方進雖受

穀梁然好左氏傳其左氏則國師劉歆師也方進雖習春秋實非

左氏歆既重其名位又必託所由來稱父向不能非既誣其父又

誣其師可謂絕無人心者矣尹咸本同校書者然但校數術經學

必不如歆足見其僞公羊穀梁卽卜商別有說然七十子口傳春



秋漢世無異義馬遷據左氏以修史而儒林傳不稱其釋經最爲確證左氏卽親見孔子於傳經無與且著書在獲麟五十年之後而其好惡黜孔父洩治之節而獎鄭莊之禮謂果與聖人同乎論語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是古論語僞文歆所竄入以昭符應者歆徧僞羣經之術皆如此並不得以光武名秀歆亦名秀嘉新公爲劉歆祁烈伯亦爲劉歆以左邱明爲有二人也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左氏僅見夫子之書及列國之史公羊聞夫子之義見夫子之書者盈天下矣聞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唯董生乎歆旣湛靖乘父向旣沒獨任校書無人知祕府之籍因得借祕書而行其僞漢世春秋之學最盛歆思自樹一學校書得左氏國語以爲可借之釋經以售其奸不作古字古言則天下士難欺故託之古文此歆以古文僞經之始也旣已僞左傳矣必思徵驗乃能見信於是徧僞羣經矣然移太常之文僅欲立左氏春秋暨逸禮古文

尙書三學猶未及毛詩本傳並未及周官蓋歆以毛詩周官作僞太甚未敢公然露於衆也然歆雖挾上旨欲行其私加以挾制辭氣甚厲而忽立僞書博士之不對龔勝師丹之怒固也西漢博士凡大儒皆由此出其學原出孔氏不能欺謬之也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獨稱賈生者以歆附會爲左氏先師也然誼爲李斯再傳弟子其書未有一字及左傳也

魯共王得逸禮古文尙書河間獻王亦得周官逸禮古文尙書而毛詩左氏傳且立博士移書何以不兼稱獻王共王薨於武帝元朔元年下至征和二年凡三十八年巫蠱事乃起數十年間孔安國何以不獻且安國蚤卒何得及巫蠱事乎藝文志儒林傳何以但稱安國獻書不及逸禮歆旣輔弱扶微冀得廢遺何以移文但爭三事不並爭毛詩周官且一字不及也其牴牾鑿柄合觀之可見其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辨見藝文志



春秋經自公羊胡毋生相傳絕無脫簡若人間左氏春秋原是國語亦非有間編歆託之祕府託之古文妄謂學官學殘文缺所謂經或脫簡者歆乃欲增續春秋也傳或間編者歆欲比附春秋年月改竄國語也

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貫公即歆所稱傳毛詩之貫長卿庸生即傳都尉朝古文尚書者皆歆偽託即有其人蓋亦歆私黨歆之授意者也

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歆以高堂生傳十七篇多士大夫禮故其逸禮皆為明堂巡狩之禮故藝文志云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此乃其作偽之微情也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博士傳自孔門師師相傳可為孔子之學鐵案先秦三代竹帛之外兼賴誦說而傳使尚書不止二十八篇伏生專門之學雖其本既亡可以誦而補

之三百五篇之詩十一篇之春秋皆兼賴誦說而傳則孔子刪書二十八篇之為全書無可疑也史遷儒林傳不述左氏今據西漢博士之學以得孔子之全經賴有歆述博士之言為可信其餘不經歆校改者寡矣

王莽傳

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

按歆傳莽素重歆故莽一朝典禮皆歆學也故徧錄出與歆之偽經徵驗相應也

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



按是時歆周禮未成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說未出故猶從今博士說然莽之學周公自此始後此事事效法遂篡漢祚歆周官爾雅事事稱周公以揣合莽意獎翼篡事也後世經學動稱周公而忘其爲孔子制作則爲歆莽所賣矣歆莽之假於周公將有所圖後儒無歆莽之私豈可復爲所謾乎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

按平帝紀元始五年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厯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輅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此

云樂經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史篇文字皆歆僞纂史篇文字卽歆所謂古文以與今文違悖者也辨皆見前莽歆搜求佚書絕無他學皆歆所力爭於博士者更增爾雅史篇文字以徵驗之通其一藝卽徵詣公車前後千數以廣僞學壹異說於是天下皆誦歆學而孔子之學絕矣蓋歆之所以得行僞學者皆莽爲之命曰新學豈不然乎其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亦歆所僞蓋歆以博聞強識絕人之才承父向之業覩中祕之書旁通諸學身兼數器旁推交通務變亂舊說而證應其學訓詁文字既盡出於歆天文律厯五行讖記兵法又皆出之衆證既確牆壁愈堅當時既託古文之名藉王莽之力以廣其傳傳之既廣行之既久則以爲眞先聖之遺文矣故雖以馬鄭之雅才好博兼綜術藝者尊信最堅贊揚最力豈非以其旁兼諸學徵應符合故乎自魏晉至唐言術藝之士皆徵於歆寔淫旣久開口卽是孰能推見至隱窺其瑕釁乎



此所以範圍二千年莫有發難者也今漢書律歷天文五行志皆  
散之學與諸古文經若合符節月令兵法亦然余皆有糾謬別爲  
篇今不著

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

周官之尊爲經典朝廷典禮以爲依據始於此

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

莽一切典禮皆歆主之莽之以僞行篡帝位歆之以僞學篡經統  
交相須而行何相似之甚宜其君臣之相孚也

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  
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  
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  
州名分界以應正始

按左傳引堯舜禹書爲夏書禹治水分州任土作貢當堯老而舜

攝之時九州水利土產次第明晰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皆因州而言尙書大傳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蓋九州除王畿無  
伯故八伯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鼎亦九也王制亦言八州八  
伯除王畿一州言之僞左傳言五侯九伯兼王畿言之詩帝命式  
於九圍又曰九有有截皆言九州未有言十二州者周官爲歆撰  
然職方氏亦僅言九州唯增多幽州并州而改禹貢之徐梁唯堯  
典有肇十有二州馬鄭僞孔以爲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  
營州而職方氏有幽并是其與十二州異而實同也漢書武帝紀  
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地理志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  
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歆依附漢  
制而改飾之者營州古無此名歆以太公封於營邱而名之王莽  
有并州平州營平音同卽營州蓋用歆說也歆多以漢制爲古制  
五色之帝郊祀諸星皆然漢有十三州故歆亦以古爲有十二州



也堯典十二州三字必爲古文家竄改尙書大傳有兆十有二州  
說或更追改者歟

史記五帝本紀漢書谷永傳承之  
對皆有十二州之說皆竄改者

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  
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

按尙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  
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攝其政耳無踐天  
子位事也歆僞作明堂位誣先聖以佐篡逆而後人猶惑之何哉  
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  
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

按尙書正義一載古文十六篇目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  
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  
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一  
二旅葵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九共九篇共卷故爲十六無嘉禾

篇唯史記書序有之蓋歆僞爲古文書時尚無附莽篡位意後則  
僞爲經記以獎莽篡故復增造此篇移書太常云十六篇而敘儒  
林傳及竄入史記儒林傳則但云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  
以後有增加故虛宕其辭歆之肺肝如見矣堯典假於上下西伯  
戡黎唯先假王詩假哉天命皆訓至也正也無訓真假之義者假  
王之稱出於韓信歆欲獎成莽篡故緣此義以易古訓歆倡訓詁  
之學以變大義如此

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

按六經無四時迎氣之祭堯典寅賓出日尙書大傳古者帝王躬  
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  
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  
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  
日謂春分迎日也觀禮云拜日於東門之外禮器云大明生於東



郊特性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玉藻云朝日於東門之外  
大戴禮朝事篇云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郊之義祇  
此無四郊之祭更無四時迎氣之舉唯葬始有迎春及四郊禮與  
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合與月令合蓋皆  
歆之偽禮也

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部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  
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

按四郊之制始於歆辨見前

放大誥作策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

譚爲歆莽之黨故主張偽古文學凡新論云云皆歆羽翼不足據  
也

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

用歆周官說也按孔子之禮則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分土唯三孟子王制俱同春秋公羊說則伯子男同等爵三等而  
已

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  
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  
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

凡莽措施皆出於歆之偽周禮莽蓋爲歆所欺者發得周禮以明  
因監爲周禮大行之始故特著焉

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

莽之居攝名義亦由於歆卽此一言歆之偽作左氏春秋書法以  
證成莽篡彰彰明矣左氏之爲偽經復有何疑

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唯黃帝帝少昊帝顓頊  
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聖德假於皇天功烈巍巍光  
施於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



按易繫辭大戴五帝德帝繫姓史記五帝本紀皆無少昊唯逸周書嘗麥解有少昊則爲司馬者歆變亂五帝名號故竄之於左傳國語月令辨見前此用歆說也

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

詩書禮春秋言廟禮無祧廟說唯祭法有二祧享嘗乃止左傳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周官春官守祧奄八人又辨廟祧之昭穆是卽祧廟之說又周官春官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卽郊宮之說凡祭法左傳周官皆歆所僞莽用其說故云建郊宮定祧廟也

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

周禮地官有六鄉六遂此外有遠郊近郊莽用其制也

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

周禮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齏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皆歆僞撰經文以媚莽者此可爲證自歆僞經後人主相承以爲先聖經義宜然於是後宮至萬數千人飲食度支歲費千萬以此亡國者接踵皆歆啟之僞經之害如此宋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奉養一條至深斥漢文帝之節儉是則歆之罪也

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

五等者周官大司徒職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卽莽所謂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者也

初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



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

按荀子王制篇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孟子言澤梁無禁王制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此孔子所述文王之仁政也歆以周官託於周公而閻師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莽制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用歆周官說也然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烝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齊政之衰晏子尙以爲政衰則周公不爲可知莽蓋從歆以興天下亦以歆而亡天下者也又周官司市云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又云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鄭司農云百族百姓也旣非商賈販夫販婦則是何人非百官而何賈疏爲之辨未見其通又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歛而入於膳府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

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賣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卽所謂令市官收賤賣貴也泉府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卽所謂賒貸與予民收息百月三也此皆莽用周官制民怨畔之唐第五琦皇甫鎛行酒酤鹽鐵鑄錢而民又怨之王安石行青苗法而民又怨之歆此法也亡三國矣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

按今學無三皇名唯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紂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紂爲九皇下極其爲民呂刑有皇帝哀矜庶獄之不辜皇帝清問下民語皇帝非以爲尊崇左傳僖二十五年今之王古之帝也史記五帝本紀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實依大戴禮五帝德帝繫姓及世本見尙書正義一蓋孔門相傳之說譙周應劭宋均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同



之歆緣易繫辭有伏羲神農事偽周官偽造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傳文十八年昭十七年二十九年定四年竄入少皞漢書律歷志載歆世經以太昊帝炎帝黃帝少昊帝顓頊帝帝嚳唐帝虞帝爲次暗寓三皇五帝之敘而月令孟春盛德在木其帝太皞孟夏盛德在火其帝炎帝中央土其帝黃帝孟秋盛德在金其帝少皞孟冬盛德在水其帝顓頊與世經相應左傳月令律歷志大行於是三皇之說興少昊之事出五帝之號變後漢書賈逵傳奏稱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皆因五德之運證成古學之說張衡於是反據以攻史遷之疏略矣後漢書張衡傳注引衡集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又一事曰帝繫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行清清卽青陽也今宜實定之自是僞孔安國尙書序皇甫

謚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

並見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三皇本紀注

實本之世經也司馬貞且

補撰三皇本紀於是少昊之爲五帝遂爲實事競譏史遷之紕繆

矣夫史遷多採左氏如左氏實有問官郟子之事太史公何得若

罔聞知首創本紀便已遺脫一朝哉其爲歆之僞竄證佐確鑿矣

五帝本紀於舜紀引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亦歆所竄入者歟按

歆務翻今文之說又竄附國語晉語以炎帝黃帝爲少典之子其

母皆有蟠氏之女以列子湯問有女媧氏鍊石共工觸不周山事

因於祭法國語魯語緣飾共工爲九州之伯明堂位加女媧氏之

笙簧講張爲幻以崇佐驗於是述其學者緣飾緯書鑿空增附譙

周則以燧人爲皇朱均則以祝融爲皇鄭康成皇甫謐則以女媧

爲皇

見司馬貞三皇本紀注

上承伏羲河圖三五歷引伸爲天皇十二頭木

德王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亦各萬八千歲人皇



九頭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司馬貞三皇本紀引自人皇已後

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

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

懷氏見司馬貞三皇本紀蓋緣管子古封泰山七十二家而妄爲之春秋緯

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

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雜紀五曰連

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

訖紀司馬貞三皇本紀引誕妄不可窮詰蓋亦皆承歆之附會爲之至於皇

王大紀路史等書益辨之不足辨矣

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

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鞞執弓鞬

按先是郎陽成修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

神仙葬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鄉里

所高有淑女者上名百二十女與膳羞百二十品皆歆僞說以媚

葬者也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見於經傳凡今文

博士無二說葬納女時猶用之昏老縱慾媚臣僞經說以傳會葬

意自是以爲經法宜然後宮衆多掖庭充滿隋之宮人萬計唐宗

之宮女三千縱恣無厭怨曠充塞皆歆作俑之罪也歆之僞經不

過始則邀名繼則媚勢豈知流禍遂至於此哉學者不正其心術

而以博聞強識造說立端其禍等於洪水猛獸可不懼乎昏義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若非歆僞竄者則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命婦乎若以爲後宮有是則斷斷無

是也



偽經考卷六終

門人新會梁啟超 順德麥孟華初校  
門人番禺韓文舉 南海陳千秋再校  
門人新會林奎 東莞張伯楨三校

偽經考卷七

漢儒憤攻偽經考第七

南海康有為學

偽經焜焜爍爍施行凡二千年積非成是戴而奉之胡帝胡天  
或疑或難甲冑扞禦不可干焉請按厥朔歆偽突出諸儒譁然  
博士不對龔勝自免師丹怒旃尙有獄獄上書請誅歆者公孫  
升碩育休建武之後桓靈之前衆儒咸訕雖滅其名萬百億千  
古學旣興掃之除之厥迹莫湮綿載二百帝者雖袒學者不宣  
昔易有京春秋穀梁儒士無言偽經若信匪仇匪怨胡乃豈豈  
鑄鼎然犀漢儒發難視我茲篇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  
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漢書劉歆傳  
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漢書劉歆傳



按上云魯共王得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又云春秋左氏丘明所修又云孝成皇帝得此三事則此之三學卽謂逸書逸禮左氏春秋也書二十八篇禮十七篇皆爲完本當時博士必皆以爲備故歆並言抑之尙書下當缺一禮字也是時盈廷洵洵說皆如此非歆口自吐其實則兩造不備而國師公之存案將以誣辭掩盡天下目矣

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

出補吏

漢書劉歆傳

宣帝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大儒博士咸無間言獨至歆書攻者雲起龔勝乞罷師丹大怒執政見忤衆儒競訕乃至懼誅求出補吏人情可見盡誣以

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其誰能信之言衆儒盡訕可知當時舉朝譁然無一從者漢朝自公卿博士弟子儒生凡數千無不憤絕如明議大禮者之欲伏道手擊張桂矣不然何至懼誅而求出哉或疑歆若僞經時人何不攻之讀此應難置喙

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

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

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

漢書儒林傳

光爲孔子十四世孫而安國兄子之孫若古文爲孔子所作安國所傳安有求助不肯之事詳見漢書儒林傳辨僞

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曆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



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漢書王莽傳

散作偽經移孔子爲周公又移秦漢爲周制微文瑣義無一條不與孔子真經爲難而又陰布其書於其黨借莽力徵求天下學者讀之與向來先師之說相忤無一可通者學者蓋無不疑之人人皆積怨憤於心矣歆又以其新說作周禮莽用以變易漢制天下苦其騷擾莫不歸咎於國師之策殆無不欲劊刃於歆腹中公孫祿乃能因人民之愁怨王莽之震動而請借朱雲之劍以誅之故云以慰天下若非深見其偽經之亂聖變法之失民則公孫祿豈能與莽言此不然莽問平賊方略歆爲定三雍立法制之儒臣何至與使民棄土業之孫陽設六筦以窮工商之魯匡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之崔發同請誅哉蓋視之與張角之妖書等矣如謂

公孫祿黨同門妒道真則後世鄭王之辨朱陸之爭羅整菴王陽之攻何嘗有挺刃言哉

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於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旣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



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尙周流游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漢書范升傳升言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已足以勝之矣乃又云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爽恐陛下

厭倦云云則其辭不順夫使可立雖有數家猶兼存之既不可立無高氏騶爽猶宜已也此等說出於是劉歆之徒乃得以黨同如真藉口而人主亦漸疑之矣夫公穀盛衰尙因辯訥乃以守約爲辭安得不爲偽古學者所排截蓋不得歆作偽之根原故并遷怒史記亦其短也然云無本師而多反異前世有疑於此則當時實情矣

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後漢書陳元傳

諸儒謹譁公卿以下數廷爭之與西漢移文博士一案正同學者合爭經二大案觀之則當時偽經突出衆情洵憤雖以帝者之力



卒格眾議而不行獄情自可明矣

李育少習公羊春秋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四十一事後漢書儒林傳

歆偽左氏在於偽書法自范升李育何休皆難偽左傳而不知歆偽書法此則百辨而無一日明矣要以前漢博士不傳春秋一語為最中癥結升云反異前世已稍失之育云不得聖人深意乃與之較短長休之膏肓癡疾則直儕之與穀梁同列其戰而北不亦宜乎然尙可見左傳雖行猶有攻者

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癡疾後漢書儒林傳

何休為公羊大宗自能攻左氏然亦不得其偽書法之根故卒為康成所箴休又以周官為戰國陰謀之書可見今古學之不並立

矣

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而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段注曰此謂世人不信古文非毀之謂好奇者改易正字向孔氏之壁憑虛造此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從改易說

序解字

許慎為劉歆干城故於今學家言著而辨之疾之如仇不知適足以得攻偽之證如此序稱鼎彝銘即前代之古文而世人訾為好奇此許慎之供辭即劉歆之親供也考秦始侈心實開求鼎之風漢武踵之求神仙喜祥瑞於是諸鼎間出或者一二三代遺器然偽造獻媚蠱惑上意若丹沙之黃金空中之神語者殆不少道家



符籀異篆多至百數元虞集號稱博雅識其七十餘種而垂露薤  
葉等體亦夢英創爲之方士每工作僞此鍾鼎之所由出奇字之  
所以生也劉歆欲奪孔子之經因得間而起以宗室之英名父之  
子校書之任多見古物挾其奧博挾采奇字異製加以附會僞爲  
鼎彝或埋藏郊野而使人掘出或深瘞山谷而欺給後世流布四  
出以爲徵應散散布僞經小學於其徒復假帝力徵召使說字未  
央廷中以行其古文則散僞鼎以爲徵應亦其熟技耳世人以其  
製作之精工文字之奇古故皆寶而信之不知漢去古未遠其製  
作自非今人所及市賈僞造已不能辨之况歆之所爲乎其譎張  
以行之如此世人以爲好奇正得其實至明詆曰嚮壁虛造則出  
於孔壁之非真當時固已大共昌言攻之矣至云秦之隸書爲蒼  
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從改易考周秦漢晉文字相承少有減變  
非有更作而當時學者以秦隸爲蒼頡時書且云父子相傳何從

改易是卽西漢以前不分籀書小篆隸書之明據故皆推本於蒼  
頡今文學者家世傳業經莽歆史篇文字顛倒竄亂行之以國力  
誘之以祿利而不能奪其說則其根源之深可知也然使無許慎  
此言則茫茫萬古徵信無從矣故有劉歆移博士書而僞經之獄  
明有許慎說文序而僞字之案定文字無變辨見前

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  
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  
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  
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  
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排以爲非是唯歆獨  
識其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  
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  
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



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

賈公彥序周禮廢典引馬融傳

漢書無言諸儒排周官者賈公彥所引馬融傳所出甚古必有所據蓋古學大盛後今學攻難之迹剗削盡矣故並錄之唯後漢書稱鄭興從歆受業已親傳周官何獨杜子春邪除挾書之律漢書以為惠帝二年此云武帝蓋東漢學者附會偽學而加甚之不復足據

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立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賈公彥序周禮廢興碩休皆知攻周禮而僅以為末世瀆亂六國陰謀則不能得其癥結也碩更以為武帝知之尤為偽說所給蓋西漢博士之攻偽經立乎其外以攻之者也范升以下之攻偽經入乎其中以攻之者也入乎其中以攻之鮮有能勝之者矣此偽說所以熾歟

偽經考卷七

門人新會梁啟超

順德麥孟華初校

門人番禺韓文舉

南海陳于秋再校

門人新會林奎

東莞張伯楨三校



偽經考卷八

偽經傳於通學成於鄭玄考第八

南海康有爲學

按後漢之儒皆今學也大儒講授人徒千萬如張興著錄且萬人蔡元著錄萬六千人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宋登教授數千人丁恭弟子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曹會門徒三千人牟長學者常千人牟紆亦千人楊倫杜撫張元皆千餘人其數百人者不可勝數故舉天下皆今學也而傳偽古學者終後漢世不過杜鄭賈馬數人而已然且龔勝師丹公孫祿及諸博士攻之於前范升李育何休臨碩暨諸儒難之於後哀帝光武暨於諸帝終不能違衆而立學官也後世據偽古之大盛疑漢人何不攻之試思遺文所存攻者之衆猶如此今學之盛猶如此劉歆偽經不過如晉薛真之偽歸藏隋劉炫之偽孝經孔傳明豐



坊之偽子貢詩傳楊慎之偽岫樓碑人人皆知其偽不甚信之然則偽古學宜將滅矣何能轉熾盛乎今推其故一由劉歆所傳皆一時之通學一則博學必與校書校書東觀者必惑歆所改中古文之本而笑今學之固陋夫校書者爲天下學者之宗通學者有著書自行之力合斯二者而鄭玄挾其碩學高行老壽適丁漢微經籍道息康成揉合今古而實得偽古之傳以行之遂爲天下所宗濫觴於杜鄭推行於賈逵纂統於鄭玄於是偽古行於九州暨海外而今學亡矣夫得才者興廣士者強覘晉文之從者而知其得國覩燕昭之得士而知其奪齊觀傳古學諸人楊雄則稱無所不見杜林則稱博洽多聞桓譚則稱博學多通賈逵則問事不休馬融則才高博洽自餘班固崔駰張衡蔡邕之倫並以宏覽博達高文瞻學上比遷向者並校書東觀傳授古學或少習今學洎入中祕覩未見書咸信爲然盡舍

舊學而新是謀反咎夙昔之愚溺於鄉曲因笑章句之徒固陋無知許慎所謂不見通學桓譚之憲非毀俗儒也諸人挾其豐贍之才俯首信服於是鼓動後生人情喜新樂其博異豐力之士靡不景從雖無康成偽經亦有必行之勢矣蓋劉歆以校書爲傳授盤踞高大自應得博達之才理勢然也雖然不值漢中微今學不銷亡鄭玄亦何能混一哉然則今學與漢爲終始是亦有天運者邪今掇其通人傳歆古學者著於篇而以康成終之張竦楊雄歆之友也附見於篇首云

張竦

做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做

漢書張做傳

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

後漢書杜林傳

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做從受之傳

至外孫之子杜林作訓故

漢書藝文志



竦為莽臣散友林師傳稱博學喜文采偽學之傳有所受矣藝文志推本張敞以傳至杜林考敞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上封事引春秋譏世卿皆用今文安有所謂古字是猶國師作法而誣及子政景伯傳經而託之賈誼也誣其祖也

楊雄

雄少好學不為章句訓古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通訓詁不為章句乃劉歆新開之學派也雄身為僚友自當用之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撰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史記皆用今文家說如譏宋宣之啓爭衷宋襄之能讓之類皆與偽左氏相反左氏既與聖人同好惡史公自不與聖人同是非矣盜憎主人之故智不足辯矣

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

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而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以上漢書楊雄傳

莽之放大誥雄之作太玄法言亦可見當時風氣莫不欲偽託聖人然莽偽而人得以操懿之為賊誅之雄偽而人得以吳楚之僭王絕之獨至歆偽則其術更巧蔽蒙羣言掩昧干載聖人之大統幾取而代焉君臣之間有幸有不幸也贊云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則其為眾儒所誦亦等於歆矣

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漢書

藝文志

辨見漢書藝文志辨偽



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以上漢書楊雄傳

雄歆為密交雄有所作歆觀之歆有所作雄亦知之必矣棻為歆

子而從雄學學出於一也今取雄書獎偽之言條錄之如左以雄與歆

同時人罕知其受歆學者故詳列之其王充王符仲長統之流生古學大盛後沾染風氣理固宜然不復錄焉

或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

書序之不如易也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

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法言問神篇

此言易損其一僅指說卦則序卦雜卦二篇此時尙未增入

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

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法言窻見篇

按敘五經次第與漢志合詩後於禮者或歆初成周禮時欲以為

周公之典而尤尊大之歟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法言重黎篇

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同上

三八為木為東方為春日甲乙辰寅卯聲角色青味酸臭羶形詘信

生火勝土時生藏脾侑志性仁情喜事貌用恭摛肅徵旱帝太昊神

句芒星從其位太玄數篇

四九為金為西方為秋日庚辛辰申酉聲商色白味辛臭腥形革生

水勝木時殺藏肝侑魂性誼情怒事言用從摛又徵雨帝少昊神蓐

收星從其位同上

二七為火為南方為夏日丙丁辰巳午聲徵色赤味苦臭焦形上生

土勝金時養藏肺侑魂性禮情樂事視用明摛哲徵熱帝炎帝神祝

融星從其位同上

一六為水為北方為冬日壬癸辰子亥聲羽色黑味鹹臭朽形下生

木勝火時藏藏腎侑精性智情悲事聽用聰摛謀徵寒帝顓頊神玄



冥星從其位

同上

五五爲土爲中央爲四維日戊己辰辰未戌丑聲宮色黃味甘臭芳  
形植生金勝水時該藏心存神性信情恐懼事思用睿摛聖徵風帝  
黃帝神后土星從其位

同上

按此與月令全合觀雄之言周官左氏書序月令則其傳古學昭  
昭矣

文王淵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淵乎

法言問  
明篇

雄書皆言文王重卦無言作上下經者歆之僞易最後時尚未有  
此說也

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

法言淵  
騫篇

言京不言孟則漢志云孟氏得易家陰陽災變者非也此二條與  
歆說不合然適足以證其僞妄之迹故并列焉

杜子春

歆末年乃知周官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道天下倉卒兵革  
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  
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

賈公

彥序周禮廢  
興引馬融傳

鄭興既從歆受而眾又受之於杜子春則子春或較興尤明歟周  
官爲僞學大宗故必授之於大弟子非瑣憚之徒可比矣

鄭興

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  
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  
校三統曆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曆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  
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  
之學

後漢書  
本傳

眾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作春秋難



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子安世亦傳家業後漢書本傳

歆偽經以左氏為根本以周官為國土二書皆與所傳又撰左氏條例章句訓詁校三統曆則歆最得意弟子杜林桓譚衛宏皆與斟酌子眾孫安世又能傳家業左氏周官毛詩費氏易皆眾所傳世稱二鄭故古學當以與眾為第一宗傳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間為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與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閭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

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後漢書本傳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後漢書本傳

桓譚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其受古學之淵源也譚與杜林皆成學於西漢受劉歆張竦楊雄之學以通博為主崔駰班固張衡馬融劉珍蔡邕皆此一派以其博洽故不守章句實則章句皆今學為古學者攻之故不守也從古學者多博洽人皆信之此古學所以盛也譚林淵源學問相等而林以卓行高位弟子眾多古文於



是遂行則林爲古學一大宗也

陳元

陳元字長生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厭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單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

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宏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



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後漢書本傳

范升陳元憤爭左氏是經學一大案自少讀後漢書卽怪左傳之文博何范升必極相攻苟非不得已扶弱持微豈不甚善何事與古人爲仇乎然古學者僅爭左氏未敢及周官毛詩也抑可想矣

賈逵

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尙書於塗暉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尙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

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詰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





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尙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而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曆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

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羨慕焉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

此論學悲矣哉

後漢書本傳

鄭眾傳費易毛詩周官左傳而不光大賈逵傳古文書毛詩周官左傳國語則僞經遂行蓋逵校書東觀入講南宮遭遇獨隆矣又附會圖讖以媚時主選嚴顏高才生以受左氏則公羊奪矣拜逵弟子門生爲郎則榮途開矣至於詔諸儒皆選高才以受僞經令學者受業黃門以生其欣慕幾等於明代庶常之選矣僞經安得不行哉蓋自劉歆僞經之後今古水火至賈逵乃始行焉鄭玄之前創業祖功守成宗德應推逵矣蔚宗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又曰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



悲矣哉若有不概於心而亟致微辭者豈蔚宗傳武子之學有所知邪

徐巡

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後漢書杜林傳

徐巡兼承兩大師之統古文尙書毛詩多本之焉亦僞學之功臣也

張衡

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

後漢書本傳

劉陶

陶明尙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

後漢書本傳

劉珍劉駟駢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駟駢等著作東觀

後漢書張衡傳

馬日磾楊彪韓說

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書

後漢書盧植傳

僞古之學劉歆以校書而作之諸儒亦以校書而信之蓋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徵應散布惑人甚矣其校書之人散見於羣傳者並列於此以省觀覽焉

班彪班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沈重好古後漢書本傳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

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顯宗甚奇之召詣

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後漢書本傳

孟堅作史全採歆書文字異者僅二萬餘其入歆之坎陷深矣推

其所由則亦在校中祕書也

王充王符仲長統

王充字仲任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

博覽而不守章句後漢書本傳

王符字節信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後漢書本傳

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後漢書本傳

充師班彪符友馬融張衡融所謂達才通人營道同術長統亦頻

引周禮蓋通達之家無有不入其籠中而今學所傳則皆守約之

士也此其盛衰所以判歟

崔篆崔駰崔瑗

篆兄發以巧佞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

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顯於新世篆生毅毅生駰年十

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後漢書本傳

駰曾祖母能通經學百家之言顯於新世駰古學所本也

崔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

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

友好後漢書本傳

以崔駰為之父以賈逵為之師以馬融張衡為之友古學之長畢

集矣

馬融

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施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



其徒也

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

後漢書本傳

馬融才高徧注九經遂為古學之總匯三禮三傳皆其所定且為二千年學派之宗亦以盧植鄭玄皆出其門故也學者干人古學聚徒之多以融為始鄭玄因得蒼萃而集其成譬之經國馬融為文王三分有二鄭玄為武王乃能革殷受命也故融於偽古之功實與賈逵並驅世稱賈馬亦曰馬鄭猶之宋曰周程亦曰程朱宜也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

而不守章句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糝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寔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

後漢書本傳

經典釋文序錄云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而植傳亦云從融受古學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



諸經發起牝謬云云則劉歆之後其有以偽學之說屢亂於真經以疑惑後生者則馬融與植其人也

蔡邕

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大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後漢書本傳

按邕傳及水經注皆言邕自書丹於石使工鐫刻洛陽伽藍記亦言三種字石經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迹隋書經籍志亦言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祭邕所書董道廣州書跋乃云石經不盡蔡邕書如馬日磾輩相與成之洪适隸釋云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眾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竊

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張績石經跋云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按洪适隸釋石經論語殘碑末一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黃伯思東觀餘論石經公羊殘碑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陔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唯谿上缺當是堂谿典也由二碑證之則當時奏求正定者祇邕等七人暨後立石又有左立孫表及趙陔等諸人也范史略之耳

鄭玄

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及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



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叅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叅有道德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偽古文傳至賈馬融既張矣而所以輔成古學纂今學之大統者則全在鄭康成一入推康成所以能集六經之成以滅今學者蓋有故焉兩漢儒林皆守家法爰逮後漢古學雖開而古學自守其藩籬今學自守其門戶甯有攻伐絕不通和今學攻古學爲顛倒經法古學攻今學爲蔽固妒毀但今學之毀古猶王師之拒賊也古學之攻今則盜憎主人也觀其相毀之辭而曲折見矣然古學雖言僞而辨而自杜林鄭興至賈逵馬融許慎諸大師皆篤守古



文與今學家溝絕不通苟長若此卽互有盛衰亦可兩存唯鄭康成先從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蓋兼通今古因舍今學而就古學然雖以古學爲宗主而時有不同又採今學以裨佐之如箋詩以毛本爲主則宗毛可矣而又時違毛義兼採韓詩於是得鄭氏箋而今古學俱備不知毛之僞古行而韓詩實廢矣注書旣以古文爲宗主禹貢悉參以班氏地理志則又用今學於是得鄭古文尙書注而今古學俱備不知古文尙書僞經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亡矣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儒林傳故注儀禮並存古文今文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於是得鄭氏儀禮注而今古學俱備不知僞古文儀禮行而今文儀禮亡矣注論語則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論語集解隋書經籍志同釋文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於是得論語鄭注而今古學俱備不知齊魯論亦失凡五十事

真矣其注詩書禮論語如此其注羣經當亦然於是今古雜揉不可復辨而其所注之本則毛詩古文尙書古文儀禮禮記周官費氏易左氏春秋玄注左氏春秋見世說新語皆古文也讚二鄭則曰雅達廣攬

攻何休則曰鄉曲之學足以忿人蓋賈馬之嫡傳偏主僞古加以不受徵辟之高節甄綜虛緯之碩學適有高壽徧注羣經高譽隆洽旣爲齊魯之宗弟子萬數散布方州之緒觀陶謙與諸豪傑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奏記於朱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燾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邵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云云後漢書朱雋傳漢獻帝時三公八座議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爲當交拜又子尊不加於父母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私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



玄議曰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體若后適離宮及歸  
甯父母從子禮通典禮部二十七康成爲處士而諸豪傑討賊則引以爲  
重三公入座議禮則問以取決王粲云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  
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其望重如此於是范蔚  
宗謂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袁翻云鄭  
玄訓詁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得之遠矣徐爰云鄭玄  
有瞻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聖人復出不易其言  
矣蕭子顯云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  
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其爲學者歸宗如此於是鄭學統一  
天下數十年矣加以弟子萬人今可考者朱氏錫鬯經義考有郗  
慮王基崔琰國淵任嘏趙商張逸冷剛田瓊吳模焦喬王權鮑遺  
陳鏗崇精其未載者汜闕屢見鄭志又三國志程秉傳云逮事鄭  
玄與劉熙考論大義崔琰傳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孝經唐玄

宗序并注邢疏云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司農則均是玄之

傳業弟子竹垞未及也

張逸與鄭君同縣鄭君妻弟逸官至尙書左丞見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所采鄭

玄別傳經義考又載治鄭氏易者許慈按三國志許慈傳云師事劉

熙善鄭氏學治易尙書三禮毛詩論語非止治易也程秉逮事鄭

君與劉熙考論大義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則劉熙似是鄭君

弟子熙北海人固宜受學於鄭君也三國志薛綜傳從劉熙學則

綜與慈鄭君再傳弟子矣又姜維傳云好鄭氏學然不言其何所

受卻正論維樂學不倦清素節約一時儀表維天水人與北海相

去甚遠而好鄭學鄭學所及者遠矣

又孫乾傳云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注采鄭玄傳云薦乾

於州朝被辟命玄所舉也按朝北海孫叔然受學鄭康成之門人

人又爲鄭君所知不知其嘗受學否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譏短康成叔然駁

而釋之三國志王肅傳弟子既多其高才能傳於後世者猶如此而當時

適丁漢亂經籍道息人不悅學故三國志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



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魚豢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為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園邱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王肅傳注漢末經學極盛會幾何時乃至於此於是時有能言學者寡矣况欲責以辨別今古哉而康成弟子徧天下得乘間抵隙收拾天下之士以言遺經挾此數者萬流歸宗於是天下執經言學無有出鄭氏者故王肅家語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王肅當三國時鄭學已大行五十載

於是鄭學統一宇內久矣魏之王肅王粲吳之虞翻蜀之李譔盛妒攻之然是數子者亦古學之緒餘虞翻雖云出於孟氏而納譬甲乃所自創非孟氏也陸王攻朱實出朱子之四書抑不足議也鄭學既行後世乃咸奉劉歆之偽經而孔子之學亡故康成者劉歆之功臣孔門之罪人也

門人新會梁啟超 順德麥孟華初校  
門人番禺韓文舉 南海陳千秋再校  
門人新會林 奎 東莞張伯楨三校

偽經考卷八



偽經考卷九

南海康有爲學

後漢書儒林傳糾謬第九

說文序糾謬附

偽經傳於通學發於校書之人自餘習者蓋寡以後漢書儒林傳考之十四博士皆今學諸大師張興樓望蔡元教授萬人者皆今學精廬之啓羸糧之從家法之試祿利之得天下莫非今學至疆盛也傳古學者書則杜林詩則衛宏易三禮左傳則二鄭賈馬鄭玄許慎集其成而巳有幾士哉然而董卓掃蕩於邦畿學士血肉於豺虎經籍道息人士流離而通學之徒著書足以自張高密布衣徒衆徧於海內遂使兩漢學校選舉之大法一掃而絕執孔子筆削改制之聖經一束於燒薪由斯言之運有屯夷道無強弱國制有時不足恃聖經有時不能伸當其時也魁儒巨夫俯首於章句之末易其時也匹夫賤士變易於天



人之間以劉歆之偽經康成負之而馳然猶易天下者二千載况挾聖人之大道者乎此傳皆今學中有云習古學者多漢魏間古學者所誣亂今辨正焉

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摠領焉建初中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

范史所稱四方學士雲會京師特稱之者七人而陳元鄭興杜林衛宏言古學者已四人矣下云又詔高才生受毛詩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則毛不立博士審矣且按而數之若連毛則爲十五博士以百官志朱浮傳注引漢官儀考之並十四博士則毛字寫

官誤文也

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按序稱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仰藍記亦稱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後魏崔光傳光爲祭酒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劉芳傳亦云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江式傳亦云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歐陽棐集古錄目亦稱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蔡邕書張舜民畫墁錄邵伯溫聞見後錄乃據雒陽發地所得石經以爲蔡邕隸書趙明誠金石錄則又以爲蔡邕小字八分書而力辨儒林傳序古文篆隸三體之非黃伯思見公羊殘碑亦定以爲鴻都一字石經而唐書藝文志祇有蔡邕今字石經



論語唐以隸爲今字也張續又以爲邕不能具三體書法於孔安國三百年之後或以邕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魏書江式傳云魏邯鄲淳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水經注及晉衛恒傳皆言魏正始中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獨隋經籍志乃言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疑於乖謬然考其目三字石經祇有尙書春秋而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尙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有典論與漢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爲斷胡三省注通鑑則又鑿指三字爲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杭氏世駿石經考異曰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鑄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

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摠此而言則熹平所立爲一字今體石經也魏正始所立爲三體石經也范史隋志兩者俱謬不可不辨

孫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傳費氏易者雖爲王瓚而實則陳元鄭衆歆之傳也其全爲歆學昭昭矣古學皆集成於馬鄭此敘今古易學興衰之故甚明然後漢初年古學實寥寥范史儒林傳敘古學多誣今學之徒此云孫期習古文尙書疑其無源蓋古學者之誣辭也

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尙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尙書古文學未得立



按前書藝文志儒林傳於傳尚書傳論語移文博士皆云庸生無名此云名譚從何知之蓋古學家所附會如毛公之有大小名亨名長耳後漢古學家承歆餘風多嚮壁虛造杜撰名字事迹絕無師法

張馴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

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

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

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二子長彥季彥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

據前書孔光傳安國兄子延年延年子霸霸子光皆世受夏侯尚書未聞其世傳古文尚書也至於毛詩前書儒林傳云本之徐敖

西漢無言之者孔氏更未聞有習之者其謬殆不待言

孔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孔奮傳

孔奮爲光孫歆欲立左氏光不肯助安有其孫反從而受之之事歆每欲自附於孔氏而不計其可否安國僖奮皆其類也

又按奮別有傳而著於此者以其爲僞黨所誣不可列於通學故從其類附於此其猶有一二人若周磐之徒辨見傳授表不復序也

楊倫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

按丁鴻傳從桓榮受歐陽尚書此傳上言陳弇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倫從丁鴻受書安得爲古文乎此亦孔僖世傳古文尚書毛詩之類其爲古學家誣改多矣

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史記無毛詩前書藝文志儒林傳但言毛公無名鄭康成詩譜有大小毛公見毛詩周南正義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有毛亨毛長名此則由長加什為長展轉誣增後世遂以為實事因而竊兩廡之祀試比而觀之其烏有子虛徒增怪笑而已

衛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毛詩偽作於歆付囑於徐敖陳俠傳授於謝曼卿衛宏序作於宏此傳最為實錄然首句實為歆作以其與左傳相合也宏序蓋續廣歆意然亦有時相矛盾者如凱風序云美孝子也續序以為淫風流行不安其室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續序反謂莊公小不忍

以致大亂椒聊序云刺晉昭公也續序乃云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箋則釋碩大無朋為桓叔之德美廣博平均不朋黨凡此皆與首句不合而傷教害義者而宏之為序最確矣鄭箋以衛為主則今日詩學宏為大宗矣偽古經詩書俱出衛宏傳馬鄭而大盛其流別猶可溯也至王肅孫毓徒爭毛鄭之訓詁而不知其學皆出於衛宏俱為古學爭難遽起一閔之市君子所不道已

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

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按禮古經有出自河間獻王者有出自魯共王者無以為安國所獻此又魏晉後展轉妄說矣餘辨見藝文志

李育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



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白虎通德論尙多公羊說何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今膏肓廢疾尙存十一則育說未盡亡惜其不得劉歆偽作書法之根但以爲不得深意宜其不能破之李育爲公羊宗傳猶樂其文采况後儒乎此左氏所以獨尊而二傳之所由微也

何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何邵公爲公羊宗子然不得左氏傳作偽之由僅以爲膏肓安得不爲人所鍼也

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

穎容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謝該善明春秋左氏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左傳者歆偽經之巢穴也左傳立則諸偽經證據分明隨踵自立矣故劉歆及韓歆皆姑舍羣經而爭立左氏也然後漢之世六經傳授皆今學偽古傳授僅寥寥數人故光武亦重違衆不敢立若非賈逵附會識緯以媚時主鄭玄遭遇漢衰學廢偽經不過後世偽歸藏之類豈能盜篡學統哉

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歆爲偽經更爲偽字託之古文假之徵天下通文字詣公車以昭



徵信楊雄班固之倫果爲所欺矣周漢所傳真字在蒼頡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其餘六千字皆歆僞字也歆僞經之光大則賴鄭玄之功僞字之光大則賴許慎之力故許慎與鄭玄實歆之蕭何韓信也唐元行沖稱學者父康成兄許慎許鄭並稱遂不冒後世二千年無不稽首皈依矣纂孔子之聖統慎之罪亦何可末減哉其說文皆僞古學別見說文僞證今錄其序附辨於後

古者庖犧氏之至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久萬品以察蓋取諸夫夫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

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蒼頡篇父子相傳籀篆相承未有變異云七十有二代不同亦妄說也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搆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六書辨見藝文志

及宣王太史籀著太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史籀說見前爲周史官教學僮書孔子書六經自用籀體自申公



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毋生以來之文字未有云變非如歆所僞古文也左氏不傳春秋傳爲歆僞辨已見前

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中庸爲子思作云今天下書同文則皆用籀體安得文字異形此古學家僞說鐘鼎字雖多異不知皆僞作者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小篆與史籀相同但頗省改而蒼頡爰歷博學俱小篆猶可考則籀篆及漢儒文字無異也

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秦未有作隸書隸書但承變而成辨見藝文志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

漢志史籀僅十五篇下云凡蒼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按志云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不過三千三百字耳志下又謂楊雄作訓纂易蒼頡重復之字是蒼頡并有復字不足三千三百字之數志又云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廷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乃僅得五千三百四十字志又云臣復續楊雄



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乃始有九千字籀文在漢初安得九千字  
殆劉歆欺人之辭許慎爲所欺給耳

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  
之

按漢志作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  
此云八體者蓋八體六技劉歆所僞撰許慎用其說也

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  
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  
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

杜林爲歆傳法則所謂父業及外祖張敞皆歆門附會之辭爰禮  
秦近貴顯於莽世與塗暉王璜皆歆所授假借莽力令說文字於  
未央廷中借以惑衆以行其學辨見藝文志

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

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  
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  
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  
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  
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  
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  
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古文爲歆僞撰古文與鼎彝相似又云鼎彝卽前代之古文然則  
鼎彝爲歆所僞明矣以歆奧博作爲鼎彝必有可觀至於後世益  
奇古矣近世金學大興如楚公鐘留鼎銘形體奇異蓋蔚成大國  
矣然京師山東市賈多能售其欺僞卽制度色澤瓌瑋奇古不爲  
黃長睿劉貢父之所欺亦出於歆等所爲耳若出於歆手制通學  
多爲所蔽宜哉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出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蒼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喻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

今文與古文必不相合眞僞不相並立相攻如仇讎故古文僞經始出博士不答孔光不助龔勝解授師丹大怒奏欲非毀先帝所立公孫祿奏國師顛倒五經毀師法范升奏左氏爲異端光武立

左氏傳則諸儒譁然楊雄所采甄豐所定共王所得皆歆僞造西漢以前所不經見諸儒大共非訾以爲好奇乃其守道辨僞之宜也許慎受業於賈逵逵父徽受業於歆爲歆三傳弟子主張古學旣從逆矣盜憎主人各爲其主乃以今學諸儒爲俗儒鄙夫斥爲迷誤亦不足異也其云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卽歆七略所謂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也許慎不學妄言眞所謂怪舊藝而善野言迷誤不喻者不幸古學大行今學昧沒而許書遂若口中天爲後人鑽仰唐立書學以說文爲宗自是奉爲金科玉律矣元行沖所嗤父康成兄許慎甯言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矣是非無常眞僞謬易操懿纂統人咸戴之王凌稽紹且爲之致命盡節矣近世尊許尤甚豈知其爲僞學之毗佐哉

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



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  
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  
神旨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喻  
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  
許慎述所稱經皆古文而又云易孟氏已可疑今考說文引易無  
與孟氏同者而虎部履虎尾號號與馬同角部其牛翬與鄭同并  
部并法也則直為鄭注之文告部僅牛之告與九家同皆見經  
典釋文馬  
鄭荀為費易適傳而說文皆與之合然則許慎蓋用費易其孟字  
特誤文耳許慎純古學家不似鄭玄古今雜採也  
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門人新會梁啟超 順德麥仲華初校

門人番禺韓文學 南海陳千秋覆校

門人新會林奎 東莞張伯楨三校

偽經考卷九

偽經考卷十

經典釋文糾謬第十

南海康有為學

元朗生當隋唐今學盡亡耳濡目染師友講授皆偽古學蓋五  
百餘年矣習非成是不足糾繩唯其書甚重於世經學家所共  
鑽仰不可使留偽說以惑眾聽也今條其督謬劾之如左

次第

五經六籍聖人設教訓誘機要寧有短長然時有澆淳隨病投藥不  
相沿襲豈無先後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為首  
七略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  
經為初原其後前義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經義總別以成次第  
出之如左

時有澆淳隨病投藥二語甚精惜其不從經解之次第而惑於劉



歌曲爲附從耳然阮孝緒先從之安能責元朗哉

周易

雖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爲七經之首周禮有三易連山久亡歸藏不行於世故不詳錄

史記儒林傳及西漢以前經子傳記無言易有三者至劉歆僞撰周官始著三易然其爲藝文志不敢著也周易正義論三代易名云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元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按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以上正義皆古學附會之辭也此云連山久亡歸藏不行於世隋志云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真撰又云歸藏漢初已

亡按晉中經有之則東漢人述古學者所爲無疑也隋志又云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尙存故取貫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則隋志已瞭其僞但未決之較德明似稍有知識也

古文尙書

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伏生所誦是曰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別記馬鄭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

直謂伏生闕謬可謂無知而悍獷矣然古學盛行於是五百餘年積非成是盜憎主人奚足記哉唯不別記則今文遂亡德明不能無罪焉

毛詩

既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詩雖有四家齊魯韓世所不用今亦口口不取

三禮



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禮記雖有戴聖所錄然忘名已久又記二禮闕遺口口相從次於詩下三禮次第周爲本儀爲末先後可見然古有樂經謂之六籍滅亡既久今亦闕焉

三禮之謬辨見漢書藝文志篇唯云周爲本儀爲末據中庸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而附會之於是尊劉歆之僞周官而抑孔子之儀禮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毀師法也

春秋

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左邱明受經於仲尼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三傳次第自顯

按六經之序自禮記王制經解論語莊子徐無鬼天下列子仲尼商君書農戰史記儒林傳皆曰詩書禮樂易春秋無不以詩爲先者詩書並稱不勝繁舉辨見卷二者無疑義矣自歆定七略改先聖六經之序後世咸依以爲法則無識也元朗蓋爲歆所惑故其

序如此云伏犧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爲七經之首書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詩既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宜次文王附會疑有序焉不知六經皆孔子所作而興必以詩教小子先以詩六經先詩聖教之序劉歆務求變亂德明妄立次第失之矣

注解傳述人

伏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或云因河圖而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

按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日者傳自伏犧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法言問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漢書楊雄傳是以伏犧氏之作易也絲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



子錯其象而彖其辭漢書藝文志易曰伏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論衡對作篇易言伏犧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犧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入自演爲六十四故曰演正說篇伏犧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自繫辭至漢人之說莫不以重卦爲文王雖劉歆亦不敢生異論自商瞿傳授不經秦火西漢前更無異說至足據也東京以後異論橫興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見周易正義論重卦之人嚮壁虛造不知從何得來蓋自劉歆多爲僞說惑亂正經令學者耳目紛紜從無可從信無可信於是馬鄭之徒敢以疑似杜撰自是經學之中異端蠱起推所自來亦歆作俑之罪也周易正義論重卦之人云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

者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按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著謂伏犧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著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著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犧用著卽伏犧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彖繇不得有尙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尙其變揲著布爻方用之卜筮著



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尙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尙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犧結繩而爲罔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敘按孔沖遠引說卦僞周官僞孔序俱不論至於以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爲伏犧重卦之證此未確也朱子語類云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

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卷六十五又

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

亦祇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

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卻合於離之象合於益

之意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簡云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

蓋聖人謂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番

禹陳氏禮曰繫辭所言取諸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園也取諸易

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於園非因見園物而取之也

意取易直與急非因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說取義最通又

曰此以伏犧創始牽連於用耒又以用耒傳合於六畫已紆曲矣

且三畫非創始六爻乃爲創始乎六爻誠用耒矣何以知三畫不

可用耒乎周禮龜人鄭注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賈疏云伏犧未

有揲著之法至巫咸乃教人爲之然則幽贊用耒非謂伏犧也言



作亦非必謂創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疏固以為文王周公矣  
按從來無謂伏犧造書契者偽孔序偽周官不足據沖遠附會之  
益謬矣

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  
卦序卦雜卦是為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  
之傳傳即十翼也

先儒說重卦及爻辭為十翼不同解見余所撰口口

據史記周本紀曰者傳法言問神篇漢書藝文志楊雄傳論衡對  
作篇皆謂文王重卦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有以為作卦  
辭者唯王輔嗣以六十四卦為伏犧所自重周易正義論卦辭爻  
辭誰作云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按繫辭云易之興  
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  
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則影  
響附會妄變楊何傳史公之真說其可信乎至周公作爻辭之說

西漢前無之漢書藝文志云人更三聖韋昭注曰伏犧文王孔子

即正義所引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

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晉紀瞻曰昔庖犧畫

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

易準天無復其餘也

晉書紀瞻傳

亦無有及周公者唯左傳昭二年韓

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

蓋劉歆亂之條與今學家不同歆周官爾雅月令無事不託於

周公易爻辭之託於周公亦此類唯馬融

陸績同

學出於歆故以為

爻辭周公所作

見周易正義論卦辭爻辭誰作

或以爻辭並是文王作周易正義

論卦辭爻辭誰作云一以為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升卦六四王

用亨於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

制不應云王用亨於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

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  
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  
相鄰而已如正義言爻辭又不得爲文王作則藝文志謂文王作  
上下篇者謬矣三聖無周公然則舍孔子誰作之哉故易之卦爻  
始畫於犧文易之辭全出於孔子十翼之名史遷父受易於楊何  
未之聞殆出於劉歆之說按史記孔子世家有文言說卦而無序  
卦雜卦漢書藝文志亦無雜卦論衡正說曰至孝宣皇帝之時河  
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  
易禮尙書各益一篇此說易益一篇蓋說卦也隋志及秦焚書周  
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易既以卜筮  
得存自南瞿傳至楊何以至史遷未嘗云亡失又未嘗有序卦雜  
卦論衡以說卦出於宣帝時則史遷所未覩其爲後出之偽書孔  
子世家爲偽竄可知王充云益易一篇隋志云失三篇因河內後

得之事而附序卦雜卦是序卦雜卦爲劉歆偽作可見三篇非孔  
子作明矣繫辭歐陽永叔葉水心以爲非孔子作者其辭頗稱子  
曰蓋孔子弟子所推補者故史遷以爲大傳也彖象與卦辭爻辭  
相屬分爲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歆以上下二篇屬之演爻  
之文王既不可通因以已所僞作之序卦雜卦附之河內女子所  
得之事而以爲孔子作十篇爲十翼奪孔子所作而與之文王周  
公以已所作而冒之孔子請張爲幻可笑可駭然孔子作傳而非  
經易有十翼而非止上下二篇則二千年相沿無有能少窺其作  
僞之迹者矣

費直

字長翁東萊人單父令

傳易授郎邪王璜

字平仲又傳古文尙書

爲費氏學本以古

字

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

七錄云直易章句四卷殘

缺

漢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

丁將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爲異向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三



家之易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范曄後漢書云京

兆陳元字長孫司空南閣祭酒兼傳左氏春秋扶風馬融字季長茂陵人南郡太守議郎為易傳又注尚書毛詩禮

記論河南鄭眾字仲師大司農兼傳毛詩周禮左氏春秋北海鄭玄字康成高密人師事馬融大司農徵不至

還家凡所注易尚書三禮論語尚書大傳五經中侯箋毛氏作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誠何休左氏膏肓去公羊墨守起穀梁癡疾休

見大字慈明官至穎川荀爽字慈明官至並傳費氏易沛人高相治易與費直同

時其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

康以明及蘭陵母將永豫章都尉為高氏學漢初立易楊氏博士宣帝復

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家不得立民間傳之後

漢費氏興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亂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

無傳者唯鄭康成王輔嗣所注行於世江左中興易唯置王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請置鄭易博士

詔許值王敦亂不果立而王氏為世所重今以王為主其繫辭以下王不注相

承以韓康伯注續之今亦用韓本

劉歆偽經散布中外其存於中者曰中古文其託之外者如書則

移太常書云傳問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

今亂易亦然易則費氏與古文同不知皆歆所誘屬也永嘉之亂

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按鄭康成王輔嗣之本

即費學本安得謂其無傳又漢書藝文志費氏亡章句今云費直

章句四卷其然豈其然乎子夏未嘗傳易此云子夏易傳三卷偽

託顯然餘辨見前

書者本王之號令右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

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為之序

書序另有專篇辨於下

及秦禁學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

中漢紀尹敏傳以為孔鮒藏之漢興欲立尚書無能通者聞濟南伏生名勝故秦博士傳之

文帝欲徵時年已九十餘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古文

官書云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漢書



云伏生為秦禁書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鄭玄以為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尙書尙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王肅云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尙書

秦雖禁書而博士之職不禁孔氏之傳世世不絕書不待壁藏始見亦無亡失漢興非無書本口誦者乃其傳義辨見前

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史記漢書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不辨別其實伏生僅得二十八篇泰誓後得而附之今文為二十九篇因并誤以為伏生所傳耳論衡正說篇孝景皇帝時始存尙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尙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兒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又云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與七宿四七二十八篇

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二十九篇者皆并河內所得泰誓計之以其後得故附會為斗也隋志曰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於史漢二十九篇之意最得其通但口傳二字誤耳此云合三十篇則謬甚

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

釋文與隋志引宣帝時河內女子所得出於王充論衡正說篇房宏說同之見尙書正義又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

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尙書正義引然尙書大傳引之董子漢書董仲舒傳終軍漢書終軍傳引之史記周本紀引之則王充劉

向傳聞稍有誤矣或董子終軍史記所引為孔子未修之書如史記引湯誥之類則論衡及劉向別錄之說未為有誤也龔氏自珍泰誓答問以史漢謂伏生得二十九篇不當有後出之泰誓據書



序以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篇足二十九篇之數按康王之誥馬融以爲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見釋文融時歐陽大小夏侯經猶存融親見其本若康王之誥與顧命分爲二篇則融言大妄矣今漢志大小夏侯經章句解故各二十九劉歆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移太常書則伏生之始爲二十八篇武宣之後增多泰誓博士讀後爲二十九篇無疑矣王充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說最明漢儒以二十八篇增多泰誓比北斗足爲確證尙書大傳云五誥可以觀仁二十八篇之中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雜誥也若尙書本康王之誥另篇傳應有六誥之文漢儒且無二十八宿之比矣徒以史記省文遂增異說耳至馬融等所疑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不相應固然外此尙有管子墨子所引亦皆無之大體其文怪異與湯誥武成同爲孔子所刪之餘趙岐孟子注以爲古百二十

篇之泰誓則謬

國朝劉逢祿

見龔氏泰誓答問

以爲戰國之泰誓其或

然乎

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古文尙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漢景帝程姬之子名餘封於魯諡共王於壁中得之并禮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衛恒四體書勢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見晉書衛恒傳實歆僞說也

博士孔安國

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二世孫受詩於魯申公官至諫大夫臨淮太守

以校伏生所誦爲隸

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藝文志云多十六篇

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

篇爲四十六卷

藝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

安國又受詔爲古文尙書傳

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之私家

安國并作古文論語古文孝經



傳藝文志云安國獻尙書  
傳遺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晚出古文尙書自梅鶯閣若璩惠棟江聲王鳴盛孫星衍諸家辨  
之詳矣而未有實得其主名者考家語孔叢爲魏王肅所作以難  
康成者而孔安國作傳之事家語後序孔叢論書篇皆已言之則  
非出於肅而何又僞孔傳與肅諸經注無不符合亦猶劉歆所造  
古文僞竄諸經內外相應之故智故晉武帝置博士十九人孔氏  
書已廁其中見晉書荀崧傳晉武帝王肅之外孫尊崇肅學固其宜也或  
疑晉書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  
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  
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數之實得十人疑古文尙書孔氏  
爲衍文則崧疏所稱武帝置孔氏書博士或亦不可信按兩處皆  
有孔氏何得彼此皆衍其所謂凡九人者蓋論語孝經鄭氏合爲  
一人考宋書百官志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尙書毛詩禮記周官儀

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合十經亦  
合論語孝經爲一故十一經而爲十人與晉十經而爲九人一例  
蓋論語孝經文字無多六藝附庸故博士從簡晉宋相承沿革多  
因論語孝經之合一又何足疑如以孔氏字爲衍則孔冲遠尙書  
正義一亦云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此語今晉書無之唐初諸  
家晉書尙存冲遠采而用之然則諸家晉書皆有西晉立孔氏書  
博士事不獨唐人官撰之本爲然豈一史衍而羣史皆衍必不然  
矣僞孔傳西晉已立且與肅所著書徵應皆合其爲肅撰無可逃  
遁矣國朝惠棟江氏聲王氏鳴盛李氏慎劉氏端臨丁氏晏皆有僞古文出於王肅之說

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劉向以中古文

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藝文志云酒誥脫簡一召誥

字數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名譚亦傳論語庸生授清河胡常字少子以明穀

至部刺史又常授虢徐敖右扶風掾教授郎邪王璜及平陵塗暉字



真惲授河南乘欽字君長一王莽時諸學皆立惲璜等貴顯

右皆見漢書儒林傳辨偽

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字景伯扶風人左中郎將侍中為

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按今馬鄭所

注并伏生所誦非古文也

杜林所傳馬鄭所注則劉歆古文偽尚書後漢書以為古文復興

與伏生今文相對而言陸德明以為並伏生所誦非古文對王肅

偽古文而言德明已明辨晰矣

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

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

史枚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

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孔序謂伏生以舜

堯典止於帝曰往欽哉而馬鄭學徒遂盛後范甯字武子順陽人東

王之本同為堯典故取為舜典晉豫章太守兼注

穀梁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

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舫頭買得上之梁武

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

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書無舜典辨已見前梁武之說雖蘇張無可置辨徒以書序所著

歆之古文十六篇已自有之則王肅之書自易行矣

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

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

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哀平之末劉歆倡偽經而經一變永嘉之亂今學銷亡而經幾滅

矣平帝立古文者劉歆之古文近唯崇古文者王肅之古文馬鄭

王注遂廢則劉歆之古文偽書亦亡譬操丕篡漢而馬懿篡操不

之統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也



詩者所以言志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也古有采詩之官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自考正也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莫近乎詩是以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漢書儒林傳漢書藝文志曰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西漢以前未聞三百一十一篇之說者此劉歆毛詩偽經既行後之說也毛詩多笙詩六篇并三百五篇故爲三百一十一篇篇數與三家異益見其作僞也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按劉歆僞撰毛詩其七略但稱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已不以爲子夏作序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毛詩序尙得其實自鄭元詩譜以爲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釋文引王肅家語注以爲子夏序卽今毛詩序按之兩漢

書志傳皆烏有子虛事也此蓋沿襲其謬者考毛詩大序以風大雅小雅頌爲四始與三家詩不合唐書藝文志載韓詩小商序如毛詩亦出子夏何至歧絕且風雅頌爲六詩之三以爲四始豈非大謬三頌不知據魯新周故宋之義至於小序大雅正篇莫能詳其樂章之所用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以爲刺幽王詩而雜見傳記者則爲昭懿厲宣平諸王之詩楚茨諸詩亦不以爲樂章也十三國之無正風與燕蔡莒許杞薛之并無變風旣以序不明而棄之矣則所存諸國之序當必可爲詩史乃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謚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其



君刺其大夫而無一謚號世次之可傳會又漢廣德廣所及白華  
 孝子之潔白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雨無正衆多如雨而非所以  
 為正之類皆望文生義一味空衍非如魯韓逸說以芣苢為蔡人  
 妻作行露為召南申女作柏舟為衛宣夫人作燕燕為定姜送歸  
 婦作式微為黎莊夫人及傅母作碩人為莊姜傅母作之皆有實  
 人實事也使子夏為之去其時不遠安得謬悠若是乎則大序及  
 小序初句為劉歆所偽其餘則衛宏所潤飾不特非子夏作并非  
 劉歆作矣漢魏後毛詩獨盛而辨序之說紛如韓愈以為子夏不  
 序詩成伯璵以為子夏唯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王安石以為詩  
 人所自製甚至程明道以大序為孔子所作小序為國史舊文王  
 得臣以首句為孔子所題曹粹中以為毛傳初行尙未有序門人  
 互相傳授各記師說舉不足辨唯鄭樵王質朱子掊擊其妄識最  
 高矣恨未能得其故令後人來反唇之稽詩至今乃為決其蔽耳

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之世專任武力雅頌之聲為鄭衛所亂其  
 廢絕亦可知矣遭秦焚書而得全者以其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故  
 也

秦焚書詩本仍存不徒賴諷誦辨見前

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云子夏授高行

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

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名萇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

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申傳魏

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鄭玄詩譜云子思之弟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

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

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徐整作長公長卿授解延年為阿武令詩譜云齊

人延年授號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王莽講學大夫或云陳俠傳謝曼卿元始

五年公車徵說詩



毛詩源流皆偽託辨見前若陳俠謝曼卿其爲歆傳者歟公車特  
徵歆所授意以廣其偽學者也

後漢鄭眾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  
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

三家之廢由於馬鄭以此推之馬鄭黨僞破經罪難末減若必科  
斷應與劉歆首從並誅矣自爾王肅王基之徒孫毓陳統之彥互  
相申難皆盤旋於毛詩之下穴中鬪蟻角裏爭蠻但供矇眊不足  
樹頰而齊魯之早亡韓詩之僅存者得無以鄭嘗用韓故學者因  
而存之邪自是毛詩獨尊徧觀所錄之書無一部三家者劉歆豐  
蔀之力亦至矣

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  
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  
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劉向別  
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淹中蘇  
林云淹中里名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

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  
周官經以爲周禮河南蒯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  
之士鄭興父子興字少贛河南人後漢太中大  
夫子衆已見前並作周禮解詁等多往師之賈景伯  
亦作周禮解詁

河間獻王無得古經事逸禮周官爲歆僞撰辨見前

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故中  
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制鄭玄云月令是呂不韋所  
撰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後漢  
北中郎將九江太守云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

禮記云爲後人所益信矣故保傅禮察賈子之書得附入不獨中  
庸緇衣采自子思公孫尼子也月令亦劉歆僞撰辨見王莽傳若  
盧植以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則殊非考史記封禪書索隱文帝  
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非今王制也鄭康成以王制制度與  
孟子同故荅臨頌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今驗



王制與公穀全同

句容陳立德清俞樾說

體大物博本末兼該蓋孔氏遺書

也劉歆作偽盜憎主人故排擠之而盧植誤述之

陳邵字節夏下邳人晉司空長史

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

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

漢劉向別錄有四十

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為他家書拾譏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

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

隋志云戴聖刪大戴為四十六篇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

為四十九篇別錄後漢書橋元曹衷二傳及元朗說皆不足據也

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范曄後漢書云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

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

鄭注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鄭玄三禮目錄云二鄭信

同宗之大儒今贊而辯之

玄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者故

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漢初立高

堂生禮博士後又立大小戴慶氏三家王莽又立周禮後漢三禮皆

立博士今慶氏曲臺久亡大戴無傳學者唯鄭注周禮儀禮禮記並列學官而喪服一篇又別行於世今三禮俱以鄭為主

三禮說辨見藝文志然自是古學大行慶氏曲臺之禮亡今學說

從此衰息則鄭玄為劉歆功臣之首亦為孔學罪魁正不得稍從

末減也云玄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者則

今儀禮亦為鄭玄所亂雖注猶別稱今古然大小戴慶氏三家則

既亡矣

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虛應乃與魯君子左邱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



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名高齊人

子夏弟子受穀梁名赤魯人廩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錄鄒氏王吉善鄒

氏春秋夾氏之傳鄒氏無書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

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缺多有左邱明作傳以授

會申申傳衛人吳起魏文侯相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楚太傅椒傳趙

人虞卿趙相卿傳同郡荀卿名况况傳武威張蒼漢丞相北平侯蒼傳洛陽賈

誼長沙梁王太傅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漢書云賈誼授貫公貫公

傳其少子長卿蕩陰令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徙杜陵及侍御史

張禹字長子清河人禹數為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徵待

詔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

黎陽賈護字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護授蒼梧陳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

按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會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

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按向治公羊後奉詔治穀梁其書本公羊者十之九本穀梁者十

之一未嘗言左氏也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

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按謹始之說本

公羊穀梁緒言明智之說兵家要旨俱非左氏說也十二諸侯年

表云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年

為鐸氏微此春秋當係禱杌猶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

時云教之春秋者也必非左氏之書史記言四十年藝文志云三

篇此又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馴歎所託也虞卿傳云上采春秋下

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

曰虞氏春秋年表同蓋虞氏之書雖亡其體例略同呂覽非傳左

氏者也史記言八篇藝文志於儒家云十五篇於春秋家云虞氏

微傳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託也荀卿之書多本穀梁亦

非傳左氏者釋文兼采偽別錄及漢儒林傳而為之然左氏傳授



不見太史公書班固別傳亦無徵當東漢初范升廷爭以為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若果出於別錄劉歆之徒及鄭興父子賈逵陳元鄭玄諸人欲申左氏者多矣何無一言及之曾申即曾西曾子之子羞稱管仲必非為左氏之學者吳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文姚姬傳以左氏言魏氏事造飾尤甚蓋吳起為之以媚魏君者尤多要非左氏再傳弟子也張蒼非荀卿弟子賈生亦非張蒼弟子賈公毛詩之學亦非賈嘉弟子嘉果以左氏為傳春秋授受詳明如此何不言諸朝為立博士此又從賈誼傳增設之嘉與史公善當武帝時賈公為獻王時必非嘉弟子史記漢書具在而歆之徒博采名儒牽合佚書妄造此文元朗沖遠以江左以後文人獨尙左氏不加深察敘錄如此不可為典要矣劉氏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說

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始劉歆字子駿向之子王莽國師從尹咸及翟方

進受左氏哀帝時歆與房鳳王龔欲立左氏為師丹所奏不果平帝世始得立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授扶風賈徽字元伯後漢潁陰令作春秋條例二十一卷徽傳子逵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章帝善之逵又作左氏訓詁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大司農鄭眾作左氏條例章句南郡太守馬融為三家同異之說京兆尹延篤字叔堅南陽人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字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太中大夫許淑字惠卿魏郡人九江太守服虔字子慎河南人侍中孔嘉字山甫魏人司徒王朗字景興肅之父荊州刺史王基大司農董遇字叔慶後漢人燉煌周生烈並注解左氏傳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陳郡穎容字子嚴後漢人作春秋條例又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癡疾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起癡疾自是左氏大興

賈逵左氏長義陳元左氏異同鄭眾左氏條例章句馬融三家同異李仲欽左氏指歸穎容春秋條例眾作紛紜皆言左氏之長於



是左氏大興卽有范升之難何休膏肓亦皆於左氏書法校量得失既已入其籠中無怪助其熾之益熾也若知爲劉歆引傳解經僞造書法據史記以難漢書則左氏但爲記事之書無預春秋之義雖有百賈逵之徒何能措一辭乎左氏書法之義與公穀頡頏斯固歆目覩公穀之爭但有所長便可自立故僞造書法諸書故書不書時用公穀日月例爲之僞毛詩周官以爲之證此所以豐部二千年而莫之知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後漢攻左氏者謂之蔽固東晉抑穀梁者謂之膚淺至德明之世至謂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嗚呼以先聖微言大義之所寄而至於垂絕則誰之罪乎故自魏晉之後莠言繁興不可復言經學矣

漢初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後漢建武中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因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仍行於世迄今遂盛

行二傳漸微江左中興立左氏傳杜氏服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請立二傳博士詔許立公羊云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王敦亂竟不立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二傳近代果立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二傳近代其學遂絕故爲音以示將來

敘左氏大興之由二傳衰微之故最明矣試檢釋文隋志觀之傳公穀者有幾家哉晉世詔書已云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公羊亦值王敦亂於是竟不立元朗云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故爲音以示將來夫孔子改制之學傳在公穀漢世四百年政事皆本之自劉氏僞經出左傳文采盛至於元朗世恐其幾絕末法千年聖制竟墜亦堪哀矣劉歆之罪固不足誅而沈冥二千年無人發揮者至近人劉逢祿陳立鍾文烝乃始有發明孔子之學或漸賴以著豈所謂循還之運者歟

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親之法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爲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爲



今文

按漢書無顏芝顏貞傳孝經事自向歆楊雄班固博極羣書不能知之不省後人何以知此東京以後經學荒蕪偽造典故易有子夏之傳左傳有曾申之傳誕妄支離恐未足據也

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於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為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書定為十八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為鄭玄按鄭志及中經簿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為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氏博士一人古文孝經世既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為康成注唯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

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

肅無攻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邪陳氏禮說

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一篇有兩子張如淳云分堯曰篇以從政以下為篇名曰從政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劉歆徧亂羣經皆有古文以論語考之漢書藝文志云論語古二

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孔安國為傳今見何晏集解所引亦

偽託與古文書古文孝經同以其託出孔氏壁中舍安國不足以

昭人信也

孔安國為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

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

授成帝後漢包咸字子長吳大鴻臚周氏不詳何人並為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

魯論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

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字長文穎川人魏司空王肅周生烈熒煌人七錄云字文進本姓唐



魏博士侍中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爲主張禹既受魯論又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亂魯齊之家法矣鄭康成就魯論考之齊古爲之注焉又亂今古之家法矣孔安國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率皆僞古學說而何晏集解以爲主然則今本論語皆僞古學而已自宋以後尊論語者既至近儒攻朱辨論至夥豈知其經劉歆竄亂邪今論語有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語疑亦歆所加入以實其魯君子左邱明親承孔子以抑公穀口傳之說朱子語類謂要知左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卿分晉田氏篡齊以後之書卷百二十一按史記仲尼弟子傳文翁孔廟圖皆無左邱明蓋非孔門弟子益見歆依託之僞妄也然惑世千載亦見讀書考古之難其人矣自鄭康成何晏後今文齊魯二家無

可復考魏晉以後注家皆用鄭何二本蓋不足復道矣

爾雅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實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前漢終軍始受豹鼠之賜自茲迄今斯文甚矣先儒多爲億必之說乖蓋闕之義唯郭景純治聞強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爲世所重今依郭本爲正

爾雅爲歆僞學訓詁之祖辨見漢書藝文志張揖以爲作自周公仲尼子夏固謬卽以爲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亦非也豹鼠之辨爲後漢世祖時實攸事見文選注三十八引三輔決錄注郭璞誤引之爲終軍德

明用之疑誤千古蓋自歆徵通爾雅者百餘人詣公車爾雅遂行建武之世遂有徵用若武帝以前未有及爾雅者可共明也注家槩爲文學及劉歆爲之先槩爲文學注亦歆僞也趙岐孟子題辭



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按史記漢書儒林傳皆以爲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進者是文帝並非右文之主安得有廣游學之事博士當時止成具文又安得有更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之事迨公孫宏悼道之鬱滯始請諸經建立學官若孝文時論語等且增置博士宏何必復有鬱滯之歎若文帝徒表彰論語等而略五經旣欲廣游學而舍經任傳無是理也孝文帝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置博士漢以前書皆無此說唯歆移太常書有孝文時諸子傳說立於學官之語然則趙岐之說卽出劉歆以實其僞撰爾雅之事者至明顯矣

門人新會梁啟超 順德麥仲華初校

門人番禺韓文舉 南海陳千秋再校

門人新會林奎 東莞張伯楨三校